

國學基本叢書
濂洛關閩書下



書叢本基學國

書 閩 關 治 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集 谷 泊 張
藏 书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一

程子

性善第十七

此篇詳論心性。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卽所以希聖也。凡四十四章。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性者天所賦於人之理也。忠不欺也。信不貳也。人性皆善。

不知其理。則有能履其事。而不可以言學。誠知之矣。而又以忠信爲本。將閑邪存誠。表裏如一。乃能進德而修業。夫知性善。則知之明。主忠信。則行之實。二者皆爲學之大端。故曰先立乎其大者也。舍此則所學非其學矣。可不察哉。

○程子曰。耳目

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此言形氣之用有限。而神明之運無方也。

○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

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天之生人。卽予之以知識。未嘗不全具也。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之類。其蒙者則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猶人之寐而未覺也。聖人明倫理。制禮義。行教化。以呼而覺之。斯可以不蒙矣。所謂使先覺覺後覺。

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程子曰。退藏於密。用之原也。

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也。體也。至感而遂通。則爲用矣。然體立而後用行。故體者用之原也。

○程子曰。理與心

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天下事物之理。會於吾心。故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以有己之見也。有己則自私之意生。自私則視

天下之事物皆紛然萬殊而與吾心全不相屬宜其難一也故學者必以去私爲要務也

○或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程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

濁之不齊也

性一也而不能無偏蔽者則皆氣稟爲之也蓋專言理則賦予之初吾性本無不善兼言氣稟則有生以後清濁遂多不齊也

○程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

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人心苟出於私則所言所行皆反乎理道之正而諂曲邪佞之態紛紛畢出是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其不仁孰甚焉故欲求仁者不可以不去私也

○程子曰感而

遂通者感非自外也

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感雖在外而所以感者心也則非自外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興於斯哉

○程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

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自慊者仰不愧俯不忤內省全無毫髮之疚此心便與天心相合而無間若有一毫不慊卽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程子

曰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

沈則不浮靜則不躁此等氣質最爲收斂近實故於受學爲易此卽重威固學之意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

○或曰窮理知之事也盡性仁之

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程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

理備於性性命於天本出

一原而功亦無二致者也或人不知而以知屬窮理仁屬盡性聖人屬至命抑知能窮乎理則性命俱在其中非謂窮理者一事盡性者一事而至命者又一事也安可執其立言之次第而強爲區別哉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

以和

居存於心也行發於事也正中正也和和平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私行之以和則可無徑直之患

○程子曰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

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自內得者理義也而有淺深之分自外來者物欲也而有輕重之殊故人心之心於道義重者則視外物必輕其造理深者則於嗜慾必淺此理欲之介勝負之分也○程子曰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知者心之靈覺也人爲萬物之靈故其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之私則昏昧不明而天理之具於心者已不復存矣然則存理遏欲以復其本明之體者又烏可

已○程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琴一物耳而心不在則彈之不成聲是琴亦可以禁止人之邪心也蓋凡人心苟不存將見之於事爲之

聞者皆失其正故學者存心之功所宜亟亟耳

○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人性皆善故堯舜禹湯之爲君伊尹周公之爲相孔子之爲師皆能

各盡其性以至於聖人若果惡耶則豈能反其性以爲之哉觀聖人可以知性善之論矣

○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

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

人心出於人欲之私故危而不安道心出於天理之正故微而難得二者相乘或天理陷於人欲之中或人欲潛於天理

之內所以貴於精一也精則察之明而無所疑一則字之定而無所雜然後能得乎理之中者而允執焉所謂中者至當不易增一毫則過損一毫則不及極至之謂也

○程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

名者賊心

權機變也賊亦害也凡人多權者必流於變詐而少眞實之意故害誠好功者每喜於建立不顧事理之安故害義取名者常溺於聲華必多剽竊之弊故賊心人若有是三者將心術不正行事多乖日趨於小人而不可返矣不亦深足惜哉

○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怒在理者因其可怒而怒之耳故無所遷若動乎血氣則任己之私將有怒於甲而移於乙者其悖理也豈顧問哉

○程子曰無

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無妄者實理充滿而無一毫偽妄之雜。天道之本然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則戒欺卽所以求慊。乃思誠之功固其次矣。人不可不由其次以進於誠哉。

○程子曰。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出於天。本乎理也。理無有異。才具乎人。出於氣也。氣則不齊。惟氣

有清濁。故才亦因之。才之清濁或有善有不善。而性出於天。豈有不善哉。人苟有以自矯其氣質之偏。則濁者可清而亦無疑於性之善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

之則不是。

性命於天。具於人。本無不善也。然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不備。氣有清濁厚薄。未可強齊也。然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不達乎天命之本然。故不明。蓋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原不相離。判而二

之。則非是矣。人能明善以復性。則氣稟又烏得而拘之哉。

○程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守防於外也。執持於中也。守之必嚴。則外之邪無從入。執

之必定。則中有主而不遷。然後心存而理無不得也。稍有不嚴不定。便怠惰縱放而中之所存者亡矣。此卽孟子操則存舍則亡之意。

○程子曰。得與不得。須於心氣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人之爲學。得與不得。可於心氣間驗之。蓋學必原於思慮。如思慮至貫通之候。暢於

心。達於氣。沛然而裕如者。此實有得於中者也。若心勞氣耗而無從容恬適之象。則實未嘗得也。皆強爲揣度者耳。蓋自然之與勉強。其致懸殊。亦視學人之用功何如耳。

○程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

也。公則無人已之分。故其心同。私則有彼此之見。故其心異。然天之所以

與我者。本至公而大同。是同者天之心也。至於私而異。則溺於人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釋氏習定欲以收斂此心亦若所謂敬以直內者然滅天理絕人倫其於方外之義何有哉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

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釋氏離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滯則病其枯槁通則流於恣肆名爲大自在而其實隘陋而

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知終。時止時行者。其敬義兼盡之理於易固已備言之矣。彼釋氏何足以語此。

○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屋漏

者室西北隅。謂幽暗之地也。古人戶在東南。故以西北隅爲幽暗之地。人能內省不疚。無愧於屋漏。則心寬平而體舒泰矣。此謹獨之效也。

○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

疾。心定則專而靜。故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蓋重以舒也。若不定。則所謂躁人辭多者。安得不輕以疾乎。

○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

易卦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爲動以天。言人惟動而純乎天理乃能無僞妄之參。若動以人欲。則天真瀉而有妄矣。天人之閒不可不慎也。此無妄之時義所以大也。

○程子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

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亦若能造其域。其視乎久於仁而不息者。所見規模亦略相似。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非可以一例

觀也。

○程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者人之神明。原無不活。惟爲私欲蔽鋼。故滯而不通。若無私欲。則虛靈而活。由是窮理處事。自然周流無閒而非一隅之所能滯矣。此操存之功

爲不可少也。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志者氣之帥也。氣者志之輔也。故惟以志御氣

則志爲主而氣聽命焉。然後視聽言悉協乎哲謀。肅又而無一不治。若恃氣而往而志反爲所役。則耳目四肢莫知所措。安得不潰亂乎。夫氣役志者。忿慾也。凡人以忿慾勝志者。所在多有矣。志御氣者。義理也能以義理勝氣者。曾有幾人哉。甚矣人當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睍然達於外。

仁義根於心。然後仁義之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豈襲取所能致哉。

○程子曰。世之人

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雞

犬者也。

不當樂如淫聲美色榮華驕奢之類是也。當樂如樂道樂天是也。不當慕如慕富貴慕好色之類是也。當慕如慕聖賢慕道德是也。夫學貴於思。不思則不知輕重之分。舍其當樂而樂其所不當樂。舍其當務而務其所不當務。如知求雞犬而不知求放

心此其惑之甚者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養心在常存以敬。豈必閉

目靜坐而後可以養乎。必黜已之明。屏物之接。是有心於息思慮。而思慮終不可息。且將爲心害矣。烏能得其養哉。故學者不當用強制之功。而貴有操存之學也。

○程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

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心無私欲。則激瑩無蔽。凡事物之來自不能惑。其有所惑者。欲蔽之也。然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爲哉。外物之投此心。一有所向。便失其激瑩之體。而無非欲矣。欲其不惑也得

乎。

○程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舍則去。思之弗熟也。

人心有思。所以爲窮理之要。然泛濫而無功。不若專精而守約也。守約則思之精熟。此理常流通於

心。若其思之則來。舍之則去。亦終於扞格而已。此皆由於思之弗熟而不能守約所致也。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

羞惡也哉。程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盡其心者，全體無缺，大用畢賅，四端在我而出之，裕如無往不得，故一

盡則無不盡。若謂有惻隱之心而盡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羞惡，必待其觸發而後一一盡之，則心之不得其盡者多矣。烏乎能盡哉。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

知天難矣。

心者所以具乎天德者也。天德如仁義禮智之類，皆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至天又德所從出之原也。人苟不能自盡不心，則於吾身之天德皆無以實知其理而踐其事。又安能知其所從出之原乎？故盡心由於知性，而知性即可以

知天也。

○程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理義自得於心，則德有諸已矣。故自得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焉？理義自信於心，則知無不明矣。故自信者一家

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何疑焉。

○程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當其可之謂時。天下之事物莫不有理，而理有因時之宜，能隨時以觀理，則經權常變各協其宜，而天下

之理皆自我而得矣。

○程子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

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

人性本善，故自性而行之，則皆善。開天明道之聖人

因其本善之性，分爲五常之德而明之。曰仁義禮智信，蓋以仁義禮智信之德隨感發見施之不同，故爲五者以別之也。然合而言之，五者皆性之德，即皆率性自然之道。別而言之，五者皆性之施，亦皆泛應曲當之道。若舍此而行，其爲悖性悖道孰甚焉？學者慎毋自棄於

聖人也。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

心不一故物欲聞之，若能純一其心，則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心

不盡故欺罔乘之。若能自盡其心，則勿二勿三。是之謂忠誠也。忠也，存於中而無不一無不盡，以爲感通之本。是之謂孚。見於事而一其心，以無虞，盡其心以無詐，以爲順應之施。是之謂信。誠忠孚信，各有其義。學者宜致思焉。

○程子曰：人之學

不進者是不勇也。

進學之事必觀其人之志氣。志氣奮勇則日進而有功。今之學不進者，繇由不勇故耳。豈能自諉其實乎。

養心第十八

凡二十章

程子曰：養心莫大乎理義。

心者人之神明。一爲物欲所蔽，將不得其養者多矣。惟順理之正，安義之宜，則此心泰然，絕去私累，而從容恬靜，無適而非理義之流行矣。故養心莫大乎理義也。

○程子曰：元氣

會則生聖賢。

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稟質不齊。惟元氣會合，清明純粹，值此而生者，獨得其靈，則爲聖賢。此之謂天亶生知安行之姿。開世一出者也。

○程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

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

易，開而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性者命之於天，人與物共者也。由其性有蔽塞，則爲物能通其蔽而開其塞，則爲人。此人物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氣稟不齊，亦不能無蔽塞者。故由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

彼塞者昏濁之甚，牢不可開矣。而蔽之有厚薄者，開之亦有難易。學者若能什百其功，以化氣質之昏濁而達於清明，則義理昭著，豁然開悟，由是而達於天道，與聖人爲一不難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

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蓋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即有是氣，以成形成心。即形之載理者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吾心既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

感而動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動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尙於性情加之意乎

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爲不善於我之側而不見是我心未嘗有不善也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卽聞是我心惟知有善也此皆敬爲之也敬則心主於一自無他歧之惑故善與不善遇而

若忘善與善遇而自入也

○程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

閔憐惜也萬物皆備於性故莫有大焉者能盡

其性則爲大人矣若小人者非性小也由其不能察識擴充自溺於小而已聖人盡其性者也見人之自溺其性安得不閔之乎

○程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忘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邪說固害正道然終不能勝正者以人心秉彝之良是是非非不可得而泯滅也但邪說之害足以惑亂人心故孟子於

楊墨必推其弊至於無父無君辭而闢之無非爲人心計深遠也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牾爲夜氣

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牾牾也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矣故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正良知良能發見時也儒能培養而擴充之化旦晝之所牾一如其夜氣之所存而清明之本體無少間斷則充其良知將

無不知充其良能將無不能於以至於聖人不難矣

○程子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身有耳目口鼻四肢遂有己私之欲惟能去其己私然後合乎天理之

公否則私日勝而道日遠矣尙能與之一哉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程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

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故發而去道不遠。若聖人之心則與道爲一。虛明澈徹。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物去不留。非但如赤子不遠而已。此所以異也。

○程子曰。忠恕所以公平。

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發乎己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致極至也。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學者進德之造端。則自忠恕而及其至則公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

○或問。燕處

倨肆。心不怠慢。有諸。程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

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閒居之時稍有倨肆。此心便至怠慢。無所檢束。故吾人入德。當以主敬爲先。凡容貌言語之間。必恭必謹。無時無處不然。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是然其所爲敬者。亦優游涵養。使吾心常惺惺然。不

至於外馳而已。若十分拘迫。則反多所苦。而不能漸漬以入德矣。夫子之恭而安。自是聖人地位。學者但能純乎敬。不少閒斷。將此心常存。亦自無拘迫之累。此則由勉以幾安之學也。

○程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

性得盡。至於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佛氏之學。不過守其虛無寂滅之體。便自謂見性得盡。而全無窮理格物之功。故遇事物皆惘然。一無所知。其於性

又何實得之有哉。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

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也。

君子之學。以格物致知爲先。必事物之理無不明於吾心。而後見之於行。是非好惡各當乎理。而異端不能惑。

苟知之不真。則中心無主。勢必流蕩忘返。遂有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其悖於理甚矣。雖有尾生之信。適以見其偏而已。何足貴哉。

○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爲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人心譬如穀種。渾然在中。其涵生之性則爲仁愛之理。至陽氣之發動萌芽處。乃惻隱之情也。

○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

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意之存主處爲志。志之發動處爲意。至發之當不當則理與私分焉。故人當持其志。而又不可不誠其意也。

○程子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

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人之應事接物。全視乎心。此心當天命之始。卽具健順五常之德。本自大中至正者也。學者惟能操存涵養全體。此心則雖於

學間有所未盡。而事物之來。不可不應者。皆能本此中正之心。各隨其分量以處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若不能體此心而欲以應事物。其不至於乖謬者幾何哉。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

之敬。此辨恭敬之名也。恭端莊敬。謹恪也。發於外者。辭氣容止端莊而不輕慢。則謂之恭。有諸中者。心思志意謹恪而不放肆。則謂之敬。然必中實有是敬。而恭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敬始有所持。則內外之閒。又交相養也。

○程子曰。心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人之心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而已。具衆理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萬事也。然此亦觀

其所見如何耳。要之心之體用原不相離也。

○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

凡爲學者。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蔽。而反爲氣所勝。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汙。而反爲習所奪。此固識之

不定。守之不堅。而要皆志之不立也。祇可責志而已。一立志而氣質烏得而固之哉。

○程子曰。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

不以爲始也。

名數。方名象數也。道無所不在。方名象數。君子未嘗不學。然此其末也。故不以爲本務而求之勤也。文所以載道。言語有序。君子何嘗不知。然猶其後也。故不以爲始事而爲之切也。然則其所爲本與所爲始者。蓋必有在矣。

○或

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心能自得。則無時不悅。何必處靜而後悅。如人平居能敬。則無往不敬。豈待入廟而後敬乎。若以靜爲悅者。則必以動爲厭。是方靜之時。而後能悅。靜之心。又安在。

其本能悅哉。此孔顏之樂。俱非有待於外。學者之所當尋也。

○程子曰。學莫大於平心。心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平心者。平其物我之心也。正則不雜於功利。誠則不入於虛假。蓋爲

學之道。不外此心。必也不立已見。使其心如衡之平。然後可與入道。故莫大於平心。心平矣。而所向未正。猶恐其偏也。必不雜於功利。乃爲念慮之光明。故莫大於正心。正矣。而不本於誠。猶恐或僞也。必不入於虛假。乃爲志意所安樂。故莫大於誠。蓋心誠則自無邪而正。正則自不偏而平。此相因而致之驗也。

○程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至誠之人。德無不實。有是天德。故能行是王道。如由博厚高明而極

於悠久。是其明驗也。苟非至誠。則一心之內。已不能真實無妄。而多駁雜之私。雖或建功立業。不無可觀。要亦出於一時事爲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修齊治平之道。所以必本於誠意。而參贊之功業。要非至誠莫與幾也。

○或問。獨

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程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元也。敬不足也。

獨處夜行。無可懼也。無可懼而生懼。是之謂妄。此由平日闇於理故也。理明則不懼矣。然猶有不能者。必其氣餒而敬弛也。誠能明理而又加之養氣。以寧其心。居敬以定其志。雖卒然臨之而不驚矣。何懼之有。

○橫渠

先生問於程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

因張子之問定性。就其猶累於外物之言。而反覆辨明之也。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自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閒乎內外。

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

可遽語定哉。

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是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二本。則人在天地間。無時不與物接。是無時不

爲物動也。又安在其能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育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順應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涵萬物而無遺也。物來而順應。動處萬事而

各當也。亦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咸卦九四。辭。憧憧往來。不絕貌。言心之不定也。朋從爾思。言思出於私。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及遠也。蓋人之一心。感應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規規然欲

盡除之。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所滅不敵所生。非惟日有不足。而其端無窮。亦不可得而盡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

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所以然者。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以至道。而其蔽則在於心存於私。與好用其智而已。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則作意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自私其心矣。而求照無物之地。其用智則又過焉。是猶反鑑以索照。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輾轉相因也。

者。爲其鑿也。

此易艮卦之詞。艮止也。身乃動物。惟背爲止。艮其背。止所當止也。以言乎內。見理而不見已。而未嘗爲我累也。象艮其背。不獲其身。以言乎外。見理而不見人。而未嘗爲物移也。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引此以證上文所謂廓然而大公之意。

也。又引孟子之言。所惡乎穿鑿者。以證上文所謂物來而順應之意也。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澹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

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

夫自私用智之患。在於分內外爲二。故與其以在外者爲非。而但以在內者爲是。究之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而常爲物所撓。不若一循乎理。舉內外而兩忘之也。兩忘則廓然大公。動靜莫非自

然而澹然無事矣。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定。定則心無所惑。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尙何外物之爲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

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

性之動而爲情。喜怒其最著者。聖人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是不自私也。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是不用智也。然則

聖人豈不應物哉。亦因物順應。何嘗非外而是內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其相去爲何如哉。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夫人之情雖有喜怒。而惟怒更易發而難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己之私。而觀乎理之正。則大

公順應。自不爲外誘所奪。而可以幾於道矣。於此見定性之學。不在於絕事物之來。視內外爲二致。而在於明事物之理。合動靜而常恬也。程子以是發張子其旨深哉。